一纸“红色山水”抒写家国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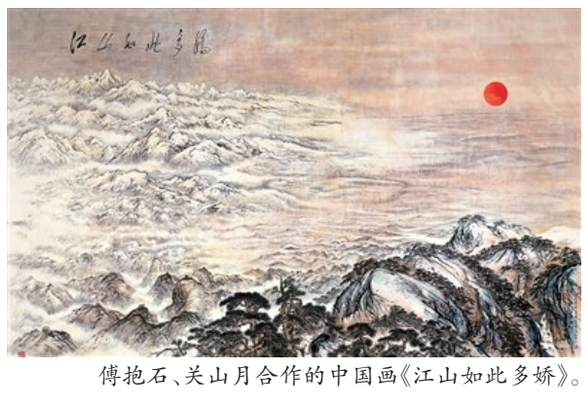
金秋十月，我们迎来祖国母亲的生日。在这举国同庆的时刻，我不禁想起李可染那句话：“我们画山水画也就是为祖国河山树碑立传，这就是山水画的爱国主义之所在。”以山水表达爱国精神，“红色山水”是典型代表。如今再读，更能体会其情深境远。

对中国人来说，山水不只是自然之景，更是精神之寄托。纵观中国绘画史，自宋元至明清，山水画的样式和内涵基本一脉相承，或表现文人雅士隐逸之志，或抒写士大夫林泉之心，或表达深邃的禅意和哲思等。直至20世纪中叶，面对崭新的社会气象，全国各地掀起“新山水画”运动，通过实地写生彻底改变传统山水画创作面貌，以新的形式语言描绘祖国山河新貌。其中一批聚焦革命圣地和毛泽东诗意等主题的作品，被称为“红色山水”，代表作品有钱松喦《红岩》《延安颂》，傅抱石《虎踞龙盘今胜昔》《江山如此多娇》（与关山月合作），李可染《万山红遍》《井冈山》，陆俨少《朱砂冲哨口》《芙蓉国里尽朝晖》等。这些作品一改传统山水画追求静美之境的旨趣，以雄伟浑厚的风貌创新了审美范式，为新中国山水画创作奠定新传统。

“红色山水”的创作理念是将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画家们将对自身的观照转向对祖国山川的热爱、对国家发展的赞美，以革命情怀入画。

“笔墨当随时代”，深厚的革命情怀决定着艺术家的取材和构图，也决定着其笔墨和色彩。以钱松喦《红岩》为例，红岩村曾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驻地。1958年，红岩革命纪念馆在这里建成并对外开放。当时，此地为一处土坡，上有几间房子，看上去十分普通。倘若如实画出来，很难生动体现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伟大的奋斗精神。出于对革命的敬意，画家把土坡夸张成一个红色的高耸山岭，既突出红色精神，又寓意红色革命性质。作品对纪念馆也作了简化处理，左边一棵大树繁茂挺拔，不仅为画面增加分量，也给人以崇高威严之感。画家在右上题诗“风雨万方黑，红岩一帜红。仰钦奋彤笔，挥洒曙光中”，点明作品象征意义以及自己内心的豪情。

创作“红色山水”，画家们不再拘泥于山水的真实，大胆想象、大胆取舍，以山水形象象征革命根基，把革命圣地升华为纪念碑式艺术。像钱松喦《延安颂》和傅抱石《延安》中，那雄伟的高山、挺劲的苍松等，都是经过艺术提炼的，以此表现革命圣地的崇高。这在以毛泽东诗意为灵感的“红色山水”创作中也有所体现。李可染根据毛泽东诗词“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创作的《万山红遍》，采用高远法构图，以剪影式大山为主体，在黑而重的山水上，用朱砂层层积染，营造出巍峨厚重之感，尽显激越豪迈的词意。



傅抱石、关山月合作的中国画《江山如此多娇》。

“红色山水”成就的壮美气象，不仅开启山水画审美新范式，而且推动山水画融入时代精神。其后的山水画基本都是在这种新的审美范式下发展变化起来的。一代代画家或延续描绘革命圣地的传统，或注重将个人情感与民族精神深度融合。比如周韶华、贾又福等人，继承“为祖国河山立传”的精神，将雄强气象融入山水创作。其笔下的山水，亦不是真山真水的实景描绘，而是通过艺术重塑，呈现出超越实景的美感，充满精神象征意味。

“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颂千秋。”“红色山水”留给我们的，不只是艺术风格的蝶变，更是对中国山水画如何参与时代精神塑造的深刻思考。只有把笔墨伸向壮丽的祖国山河，伸向厚重的家国情怀，在个人心象与时代气象的紧密连接中，中国山水画才能书写出新时代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人们筑牢精神家园。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传席）

谈文绎史

古人的“探月”梦

探月梦在古人心中始终挥之不去。

《山海经·大荒西经》最早记载了传说中的月亮初始状态：“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意思说，帝俊妻子常羲，生了十二个月亮，这才开始给月亮洗澡。秦简《归藏》（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中出土）则最早描叙了“嫦娥奔月”的故事：“昔者桓娥窃毋死之药于西王母，服之以月……桓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蠩。”西汉刘安《淮南子》卷六“览冥训”继续按《归藏》的世界观构造嫦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嫦娥形象一直属于“奔夫的窃贼”，外表是“癞蛤蟆”。《搜神记》卷十四“嫦娥奔月”对后世影响很大，作者干宝全文引用《归藏》文字，没替嫦娥“癞蛤蟆”平反。



到唐朝，“月亮之上”的内容和形式随志怪小说变得更加丰富，颇具“魔幻现实主义”味道。私奔月亮之上的嫦娥很快寂寞起来，引起凡间文人骚客的广泛同情：“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兔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姮娥应断肠”。

唐代“开元盛世”到来，艺术家皇帝李隆基成为“探月”故事的主角。江西首位状元唐卢肇《逸史》云：“开元六年，罗公远中秋侍明皇宫中玩月，以拄杖向空掷之，化为银桥，与帝升桥，寒气侵人，遂至月宫。女仙数百，素练霓衣，舞于广庭。上问曲名，曰，霓裳羽衣。上记其音，归作霓裳羽衣曲。”李隆基的“登月工具”比嫦娥的“仙药”更接近现代航天工具——运载火箭，“月亮之上”的世界也比魏晋之前更人性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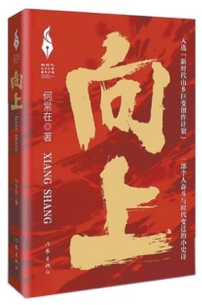
在开放的唐朝，人们纷纷怀揣登月梦，更有普通人登月的故事流传。《酉阳杂俎》前集卷一说，唐文宗期间，河南人郑仁本的表弟，曾与王秀才游嵩山，天快黑了，两人找不到下山路时，见草丛中有白衣人睡觉，两人将他唤醒，请教下山之路。白衣人哈哈一笑：“君知月乃七宝合成乎？”并告诉他们，月亮其实是球形，月亮之上特别亮的地方就是太阳光照其凸起部分发出，月亮之上常年有八万两千户人负责修整凹凸不平之处。白衣人自称月球修理工之一。他还打开枕下包裹，“有斤凿数事，玉屑饭两裹，授与二人”，二人吃了干粮（不足长生，可一生无疾），指点他们返回地球。故事虽是杜撰，可白衣人所说“月亮之上”凹凸不平，是太阳光折射才发亮，与后来天文望远镜的观测几乎一致，可见中国人探月、奔月梦并非全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赵柒斤）

好书荐读

同一片河山 崭新的日子

——读长篇小说《向上》



自1998年踏足文学创作以来，何常在先后创作了10余部长篇小说。2018年之后，他的写作开始聚焦现实题材，《浩荡》《三万里河东入海》等作品，描绘了上海、深圳等现代都市的创业故事与改革历程。到了《向上》，创业故事离开现代都市，来到雄安三县，小说主角90后青年夏向上和他的朋友们，也从五湖四海返回自己的故乡。作品在呈现雄安新区时代变革的同时，试图重新理解今天的城市与乡村、重新理解生活在其中的人。

在传统的乡土文学中，“走出故乡”是改变命运的重要契机。《哦，香雪》中台儿沟姑娘们对山外文明的向往，《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对走出乡村的渴求，昭示着现代城市无可抵挡的吸引力。《向上》的不同之处在于，夏向上、李继业等人虽然也有告别乡土的经历，但雄安新区的规划又把他们拉了回来。对于这些生于三县、远离三县又返回三县的创业者而言，故乡不再是需要逃离的沉重负担，而是可以施展才华的人生舞台。这种由“进城”到“返乡”的时代变化，改写了传统乡土文学的叙事逻辑。

《向上》对城乡关系的书写，有意避开了“城市启蒙乡村”的单一路径。从叙事空间看，雄安三县既非业已成形的都市，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城乡交叉的特殊位置，天然消弭了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夏向上等人返乡后的所作所为，不是以城市的经验来同化乡村，而是聚焦差异发展——开发生态农场、注册河水清淤公司、打造自主服装品牌。他们将农村自身的生态禀赋和现实潜能，转化为不可替代的价值来源，使乡村逐渐拥有了自己的发展逻辑。从外部“启蒙”到内在“激活”，乡村变为与城市平等互补的发展主体。

在夏向上等人身上，少有传统乡土叙事中那种被土地牢牢束缚的身影，他们接受了完整的学校教育，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创业经验，懂得如何发挥农村自身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小说还把不同代际、不同经历的创业者放到一起。对照之下，可以发现新时代创业者不仅有前辈的果敢和勇气，也有敏锐的眼光、扎实的学识、对政策的了解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这批“感情上互相依存，事业上相辅相成”的年轻人，为乡村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活力。

近年来，中国乡村迎来巨变，这一背景下，写出时代的呼唤与期待，勾勒崭新的形象，讲述鲜活的故事，乡土文学有条光明的路要走。

滴谷新咏

□韩会林

太行凝秀色，老顶溯神农。
百草传遗泽，古寺沐新风。
党旗擎远略，滴谷焕嘉容。
庭院兴民宿，药苗覆峻峰。
农商同并举，文旅共相从。
德化淳乡俗，鸿图蔚昌隆。

S 散文连载

乡 恋

□ 史怀玉

（接上期悦读版）

远古的传说

儿时的故乡，地理独特，南北大岸裹挟，世代以来，众乡亲硬是挤在狭窄的土坳中见缝插针修房盖屋，始终不敢迈出一个从祖上流传下来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民间世俗传说。村上修房盖屋不能高出村后的长畛地，也就是前文所说的背后靠山，反之就会给村民带来灾祸，故世代全村没有一户敢越雷池半步，传说这与村子的名字——泽头（摘头）两字息息相关。这个既不可置信又不敢轻易触动的传说一直延续至现代。直到上世纪末，随着人口的逐年增加，住房成为人们的棘手问题，人们小心翼翼地尝试着像第一次吃螃蟹一样打开了多年固封的精神枷锁，勇敢地跳出了既说不清又道不明的怪圈，先后在村后的三道阶梯岸上随势就岸相继盖了三排房子。一个愚弄了不知多少代人的传说经过风霜雨雪的冲撞，最终被眼前的现实击的粉碎，这是后话。儿时的故乡大多数人家房屋多是青一色的青砖根基灰瓦土坯墙，总揽全村在村子中心地段一处与众不同的院中院的院落尤为引人注目，人们称之为厅房院。它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别人家的院子都是独院或一进两院三院，而它则是一个在本地十分罕见的由主院、偏院和院中院组合而成的大院。院中院是一个既有正门又有侧门自成体系的独立院。厅房院的临街门面和其它大门相差无二，进入院内大门左右两侧各有几棵合腰粗的擎天大榆树遮天蔽日，宽敞的一进大院里也没有什么出众的建筑物，只是在紧挨大门的东边和其错对应的偏院东北方位也就是院中院东侧门外分别建有一处很不起眼的房子，可你却不知道在外表看似普通却不同寻常的院中院内却有着别样的天地。但你步入前院进到院中院的大门口拾级而上，跨过高高的门槛进入院中院，一处装饰讲究似深藏闺阁的“大家闺秀”的古建筑映入眼帘，其“华丽容颜”着实令人惊叹不已。据老辈人讲，自打他们记事以来，该房屋就是全村建筑中的一枝独秀。具有浓厚古朴韵味的它的整体是由立柱、横梁、顺檩等主要构件建造，以榫卯相吻合的古建筑，前脸没用一砖一石，全用木头榫卯，东西各有一间耳房，四根立柱稳立圆鼓石上，头顶架海梁，屋檐精致的彩色木雕，门眉彩绘图案栩栩如生。退进屋檐两米多的八扇落地门连窗槅扇造型别致，中间两扇启动自如，专供出入通行。所有槅扇通体全是实木榫卯，下半截全是木板，上半截窗棂则是造型别致方圆不一的套榫小格，槅扇装饰考究，风格独异，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厅房，这是村上唯一最具特色且带有古风古味的房子。多少年来，它虽然退去了昔日的色彩，但长期以来却似鹤立鸡群令人艳羡。据说该房子的主人是村上一个在外地谋事的李姓人家，后来因定居外地故过户给他的族人。在厅房院大门外左侧有一处十多米长，两米多宽被众人誉为“解闷天地，开心驿站”叫“椅的顶”（谐音）的长廊，这里是故乡人日常生活中的“吸铁石”，每日清晨或空闲时间，人们第一件事就是光顾此处捕获最新信息，此处也是人们展示一日三餐美食的聚集地和故乡每日“新闻”的发布现场。在这里，外面的世界得到充分展现；在这里，邻里之间的趣闻轶事展示的淋漓尽致；在这里，故乡人悠闲恬静的业余生活更是彰显的一览无遗。清晨，村干部在这里派工安排农活；晚上，社员们则放下一天的疲惫，在浓烈的旱烟味、酸涩的汗腥味、燥热的土腥味和从身旁少妇身上不时随晚风飘来淡雅的体香味混合的“大杂烩”中谈笑风生，席地聊天打发夜生活。忽而，习习晚风中似仙女般一笑倾城，再笑倾心的妙龄女郎飘然而至，惊艳的夜市上的人们如痴如迷；随之悦耳动听的天簌之音划破夜空，像是为百无聊赖的夜生活注入了强心剂，刹时整个村子全无了睡意。若是遇上风雨天，这里的雨中场景更是别有风味，也唯有此时，人们才能真正品尝到属于自己业余生活的“开味菜”。妇女们在这里穿针引线纳鞋帮，缝新补旧裁衣裳；男人则吞云吐雾抽旱烟，滔滔不绝唠磕侃大山；孩童置大人的吆喝声于不顾赤脚雨中追逐喜戏，形似“落汤鸡”还乐此不疲。雨在下，树在摇，侃大山的兴头不减，听众“味觉”正浓，现实版的乡村情景剧仍在紧锣密鼓的继续。笑话，传闻，今古奇观，喜事悲剧，天上地下，空中水底，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道听途说，随口编撰，有文有武，荤素兼备，直逗得人们忍俊不禁，笑语连天。就连卧在廊檐下闭目细品神韵的家雀也不时地扑楞着翅膀小声地嘀咕，好像在问，你们说的是啥，咋就这样高兴？我们怎么就一句也听不懂？此时静卧主人身旁的家犬则微微仰起头爱理不理地轻声细语汪汪回怼道，听懂的听门道，你听不懂就凑凑热闹罢了。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真的让人陶醉其中，让神仙也羡慕不已。风声，雨声，谈笑声，声声不绝于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无所不及。演讲者口若悬河，娓娓道来；旁听者屏声静气，如痴如迷，一派地地道道原生态市井烟火气十足的《雨中乡韵》独幕剧在轻风细.雨的伴奏下依次展开。“剧中人”旁若无人尽兴演讲，听众们则一边忙活手中活计，一边洗耳恭听。笑声、应合声掺合着风声雨声久久回荡在濛濛雨雾中直至天穹，就连正在休假的雷公也耐不住寂寞，使出浑身解数闯出天宫，高举天灯，足踏火轮，敲起天鼓前来捧场助兴，热闹非凡的乡村文化盛宴直到夜幕降临，大伙才意犹未尽地谢幕散场。

村东村西分别有一座承载着乡亲们寄于精神生活和美好愿望的古建小庙，是村上人逢年过节，生儿育女，满月圆香等大事小情都要前往朝拜的主要圣地，风风雨雨中的它见证了故乡的历史变迁。沿着被岁月磨得锃亮的二十多级青石台阶从南门直达庙院的东堂小庙，后来在西墙开门，曾一度被作为村里的小学校，村上多数孩子从这里启蒙并走向远方。西堂小庙厚重的木板门上历经风霜洗礼仍不失浑厚敦正，油漆斑驳的“观音堂”三个硕大的隶体字和堂内墙壁上各色神灵的五彩壁画则为小庙增添了些许神秘色彩。尽管年代久远，但通身斑驳挂满红布条的泥塑雕像依然双目炯炯有神，刚正不阿，气宇轩昂端坐殿前。长期以来，人们信仰两庙神灵能保风调雨顺，护佑众乡亲福寿安康，因此两庙堂内常年朝拜者频频，香火不断。可惜的是这神圣之地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场史无前例的潮流中也未能躲过一劫，殿内几尊塑像被当成“四旧”毁于神坛之下。东西两庙外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券外。东券外一长一圆两麻池，长麻池清泉涌动，草木葱笼，游弋池中三五成群的观赏鱼不时映入眼帘，常令我等蠢蠢欲动，奈何草长水深，不敢冒然行动，只好作罢。圆麻池清澈见底，碧水长流，畅游于水草中的小鱼小虾时不时地与光顾此地洗衣浆裳的村妇“发科打诨，寻欢作乐”。西券外正对大街塑有一道大型照壁，砖雕彩绘栩栩如生。据说此照壁是按照民间风俗和村上风水而建的，旨在它既能拦挡西来的阴风秽气，更重要的是能聚财集福，护佑村上财不外流。承载着村民乡愁，充满古扑韵味的一盘直径约有3米多的地盘石板大碾，儿时曾见由三匹骡马拉套碾压谷物，现在谈及就像是天访夜谭。另有四盘小石碾和村后土窑中一盘石磨，人推或牲口拉套碾米磨面的情景似昨日历历在目，今日提及都是古老的传说。专供人畜饮水的四眼水井分别在村子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最值得一提的是村东头的水井中井水距地面顶多一米多，打水不用辘轳不用绳，单用担杖钩桶就能将水提上井，所谓的地平水浅在这儿彰显的恰如其分。

儿时故乡受地理因素制约，出村就爬坡是时代沿袭的惯例。五零、六零后，你们可否还记得倒道坡吗？东出村子经梨园爬上东北向的倒道坡（呈马鞍型）是当时出村直达官道的主要通道，也是唯一能容两辆马车错行进出村子的必经之路。除此之外，还有两条从南垴和东沟苇地中通往村外的人行捷径小道。村南不足百米的小河岸上满是石子的窄轨铁道路基依稀可见，横跨小河的铁道石彻拱桥仍在供人通行。村北长畛地砂石铺就的官道公路上偶见尾巴拖着一条“黄龙”的卡车飞驰而过。路北侧架着三层木横档铁丝的黑色沥青电杆沿公路通向远方。

骑河夹官道，商贾打尖地。旧时故乡虽算不上交通要道，但借据村南村北并肩同行的铁公两路的优势，一度曾是民间商贾货运往返潞安府的必经之地，儿时曾见来往客商经常途经村上，并在村中郭姓家的车马大店打尖歇脚，从而也就成就了车马大店的生存和兴盛，客居大店的各色客商人等时常光顾，并顺便把外面的世界带给了众乡亲。

（未完待续）